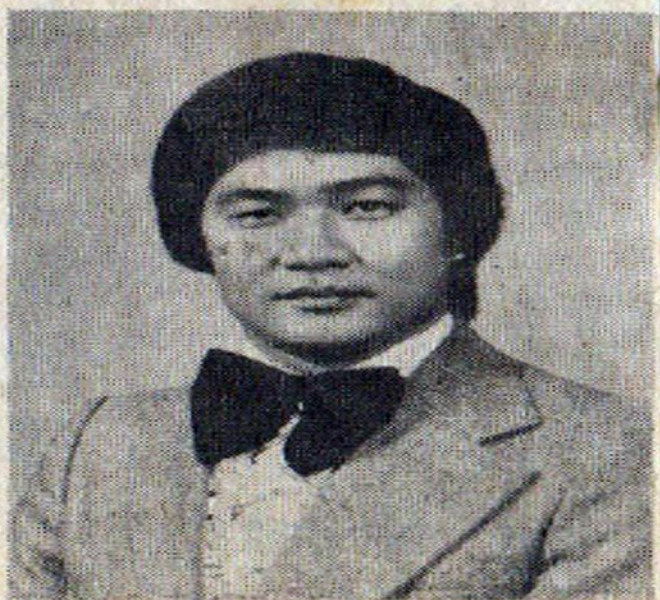


鄭浩千 1979

報·僑·華

日十月七年九七九一



蜚聲國際畫家鄭浩千。

國際名畫家鄭浩千

定本月十七日

在湖舉行畫展

（斗湖七月八日訊）蜚聲國際名畫家鄭浩千在此間文藝界的邀請下，將於本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假金都大酒店光明樓舉行書畫展覽，這項畫展，已訂七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斗湖德教會紫辰閣閣長薛綿泉先生主持開幕剪綵。

鄭氏曾經二度訪問本州並舉行畫展，他曾旅遊世界並在各大都市展出作品四十餘次，台灣、香港、泰國、新加坡、菲律賓、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東德、澳洲、美國等都有他的足跡，一九七五年，他前往倫敦、五洲藝術中心之應邀訪問及展出作品，引起各方注目。

歐洲畫壇，引起各方的注意。

這次鄭氏所展出的作品包括指書及指畫，予人一種新清的感覺。

鄭浩千其人其畫

。林憲榮。

我認識鄭浩千先生是在六年的一個偶然機會，當時鄭氏是挾藝遠征歐美各國，載譽歸來，為歐美畫評家許為畫畫界的天才，以三十三年，能將國畫的雄邁、剛勁，揉合西洋畫中鮮艷，構成中西合璧的佳妙畫頁。這些都是非有數十年漫淫畫苑的老藝人，不為功，鄭氏僅以三十之齡，能有如是傑構，所以為國際畫評家許為天才實在是難能而可貴了！

當一個青年人，在獲的這樣的國際

聲譽以後，當必驕然以做人，崖岸自高了。可是在鄭君和我往返再接觸後，不但沒有絲毫傲態相反的，待人以誠熱情洋溢，已不亟亟於奔走權貴豪富之門，亦無世俗眼光，歧視貧賤之交。如非讀破萬卷書，行經萬里路者，蜀能臻此，因此我對鄭君更為敬重。

當去年其在本坡展出其心血作品時，並不斤斤於售出的畫多少，祇希望其展出之作品，能獲的參觀者稱許，即感滿

足，其胸懷之磊落有如此者，焉不為人敬重也！

鄭君之畫，系出嶺南畫派，所謂嶺南畫派即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三大畫壇巨人所創。

嶺南畫派的特徵，就是以中國畫的雄偉剛勁為築基，配以西洋畫的構圖，設色，艷為緯，是於此一次破中國風畫匡匡的畫派以一鳴驚人的姿態出現之後，即獲好評，並為一般青年的愛好。

在嶺南畫派中，至今碩果僅存的巨子，可疑是趙少昂，趙氏為高奇峰入室弟子，高氏之構圖，以雄邁剛勁著稱，亦即是於剛柔並濟中，不脫中國畫的本色。

趙少昂氏為其得意生門，自亦保有

高奇峰氏的豪邁構圖。尤其趙氏一筆草書。鐵劃銀鉤，剛勁透紙尤為書畫界的讚許。鄭君初從其遊稍後負友台灣，受當代藝壇名師指導，畫藝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很自然的事了。

鄭君的畫藝，並不自限於一個匡匡為滿足，在構圖設色方面，雖未能走出領南畫派的範疇，但從其最近展出的作品看，已開始從事寫實。

沙巴得天獨厚，有一春去花還在，

人來鳥不驚一的世外桃源景色，希望鄭君在授課之餘，多作郊遊，將沙巴同世外桃源的美景滲入構圖，使這個沒沒無聞的沙巴，隨鄭君的足跡，宣揚於世界各國的通都大邑。茲當鄭君挾其最近期間的心血結晶，展出於本坡的時候，謹將小小的願望，期冀於鄭君，並望本坡愛好藝術人士什錦珍藏焉。

鄭浩千書畫展序言

謝育德。

青年畫家鄭浩千，今年初，受斗湖巴中陳碧華校長禮聘，任巴中美術教席，作育英才，洵屬難得。茲逢假期之便，定今日舉行書畫展覽，託為寫序文。

浩千兄風采儀容，與畫並美，我欲其畫，更喜其人，站在文化界的立場，故樂為之介。

浩千出生於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板城，現年卅一歲，翩翩佳公子也。中學畢業後，負友港台深造，拜嶺南派宗

師趙少昂門下，是趙大師的得意門生，名師自出高徒，信然。

他的作品，以花鳥山水為主，用筆豪邁，墨氣淋漓而構圖奇妙，設色清新的文筆造詣，故其作品自然是畫中有詩意了。

中國書畫的最高表現是，氣韻生動，所以中國書畫成為世界藝術中一大主流，就是要有高超的文學修養，而後

才能產生了特殊的風格。

浩千兄曾漫遊歐亞兩洲各國大城，開畫展四十餘次。作為一個出色的藝術家，應該一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一自然胸中有逸氣，蓋逸氣發於胸，而意達於毫端，得心應手，其作品自然芬芳絕俗了。

文化與教育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環，書畫是文化的先鋒，它有潛移默化，怡情養性的功能，我們對於巴中導師鄭浩千畫展，應大力支持，欣賞，收藏，藉茲鼓勵，這就是我寫此文的動機。

時間是不停留的，時代是不斷變化的，祇有藝術文化是永恆的，願浩千以不停的時間發展永恆的藝術，對本州的文化藝術作出貢獻，是所厚望也，敬祝浩千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向藝術的高峰創造，創造，再創造！永無止境的邁進。

中國書畫全賴青年人的努力，才能使畫史進入新紀元的一頁，浩千兄勉之！

青年書畫家鄭浩千，今年初，受之湖巴中陳碧華校長禮聘，任巴中美術斗席，作育英才，洵屬難得，茲逢假期教便，定週日舉行書畫遊覽，託為寫序文，浩千兄風采儀容，與當亟美，我欲其畫，更喜其人，站在文化界的立場，故樂為之介。

浩千出生於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板城，現年卅一歲翩翩佳公子也，中學畢業後，負笈港台深造，拜嶺南派宗師

鄭浩千書畫展覽序言

謝育德

趙少昂門下，是趙大師的得意門生，名師自出高徒，信然。

他的作品，以花鳥山水為主，用筆豪邁，墨氣淋漓而構圖奇妙，設色清新，生趣盎然，因曾入台大之門，有深厚的文學造詣，故其作品自然是畫中有詩意了。

中國書畫的最高表現是，氣韻生動，所以中國書畫成為世界藝術中一大主流，就是要有高超的文學修養，而後

才能產生了特殊的風格。

浩千兄曾漫遊歐亞兩州各國大城，開畫展四十餘次，作為一個出色的藝術家，應該「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自然胸中有逸氣，蓋逸氣發於胸，面意達於毫端，得心應手，其作品自然芬芳絕俗了。

文化與教育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環，書畫是文化的先鋒，它有潛移默化，怡情養性的功能，我們對於巴中導師鄭

浩千畫展，應大力支持，欣賞，收藏，藉茲鼓勵，這就是我寫此文的動機。

時間是不停留的，時代是不斷變化的，祇有藝術文化是永恆的，願浩千兄以不停的時間發展永恆藝術，對本州的文化藝術作出貢獻，是所厚望也，敬祝浩千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向藝術的高峯創造，再創造，永無止境的邁進。

中國書畫全賴青年的努力，才能使畫史進入新紀元的一頁，浩千兄勉之。

超越傳統，力求突破

——鄭浩千書畫之我見——

黃毓紅。

旅居斗湖現任巴華中學美術教師的青年畫家鄭浩千先生，將於本月十五日起一連三天，假本市京都酒店舉行個人書畫展覽。

鄭君自幼喜繪畫，出生於西馬山明水秀，富有靈氣之板橋在板城靈靈高中畢業後即赴往香港嶺南藝專攻美術科，即後又轉往台灣政治大學攻修外交系，為人好學不已，不愧為現今特出的青年才俊。結束旅台學生生涯，曾先後遠征歐洲各國，遊覽的各地風光。在鄭氏筆端劃下，莫不淋漓飽洽，觀賞者有

欲入其境之感。

人如其畫，鄭浩千先生作品造詣之深，因其平日多看多讀多鑽研而得，他在畫苑領域上不但突破了東方舊有的藝術觀念，且滲透了東西方藝術特徵於一體，在作品上成功具備了創新的風格。他作畫的題材是多方面的，非僅限於鳥獸花卉，在寫景寫物時，畫面莫不在表現自己藝術獨特之風。筆墨豪放，構圖雄偉精密，無論運用墨色都恰到好處，而力求突出。莫不使喜好藝術人士讚嘆不已，所以譽鄭君為現今畫壇上之一

奇葩，賞愛之無愧！

在一次書畫展覽中，偶然聽聞藝術同行對鄭氏筆下的荔枝珍品尤為欣賞，深信其價值不在於只寫得傳神，栩栩如生了，而是在於其獨有的畫風，發揮得體。其間將夏日甘菓之色彩表露無遺，而鑄連除美學上之觀點外，亦包羅了科學求真，宗教求善之境，具有真、善、美完整的體裁。

後天的努力不懈，孜孜不倦的研討，在短短十數年間，凡其作品之意境已超越傳統國畫，並吸收西洋畫之優點，融為一體，自成一創新風格。

鄭君此次書畫展，展出作品近百幅之多，題材廣泛，除水墨國畫外，另有多幅近作相畫，筆到處皆能表現其脫俗的畫風，使人見了莫不佩服其藝術之精神及敢於嘗試的勇氣，書法是中國固有文化一環，它代表着人類文化的進步，更象徵著一個國家的文明，此次在鄭氏的畫展中，亦有不少書法的展出，他憑著一枝東方人的毛筆，

不但寫出了中國人的精神亦將東坡詞句寫來情韻盡致。——（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且讓我們在這難逢的機會中，欣賞青年畫家近作的展出，在此並預祝畫展成功。

落花人獨立

微雨燕雙飛

鄭浩千書畫展觀感

葉青

鄭浩千先生的畫展開幕了，本人帶著「一諾為快」的心情前往參觀。會場是觀衆雲集，徘徊欣賞於每幅作品之前。這是筆者第二次參觀鄭先生的畫展顯然的。這次展出的作品比以前更豐富精彩除了中國毛筆畫還有他的指畫指書，和幾幅書法，是筆者參觀過無數次畫展中最具高水準風格的一次。

「空谷無人亦自芳，一千里共嫵媚。一金魚，一李渭照詞，意一都是指畫中特出佳作，無論構圖、作色、線條和寬染，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指畫的線條，粗細中含著濃厚的金石風味。古樸蒼拙。」

鄭浩千先生的作品，第一眼給人的感覺是「高雅」，再仔細欣賞，會令人進入他濃郁的詩境中。他畫中的題句，題款的位置及所用的印章都不馬虎。筆者發覺他每幅畫都留著適當的空白，予人一種空靈的導思。

荔枝是鄭氏所愛畫的題材，其中一幅畫著幾枝熟透火紅的荔枝，把枝兒都壓得垂下來，每粒荔枝都表現得飽滿立體，光暗自然，一幅畫一隻蟬站在荔枝葉上，題著「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蟬鳴荔熟時。」另一幅是兩隻小鳥站在荔枝樹的枝頭，其中一隻望著豔紅的荔枝。題句是：「林挂綠紅紅熟，却恨東坡別嶺南。」觀後令人垂涎。

在三幅展出的人

而他自己的詩，題著而發思古之幽情。蘇東坡的詩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寫來豪放不羈，充份表現了他的才氣。

縱橫一位在場參觀的劉書陶老先生，對中國書法與詩詞研究極深，對鄭氏的造詣讚不絕口，筆者認為這絕不是阿諛美辭，是一英雄識英雄一的由衷之詞。

鄭氏展出的幾幅指畫中，筆者最喜愛那幅「落花飛燕」，畫的是幾條垂柳在微

風中飄舞，柳條的背後是一兩枝桃花，疏落有致兩三樹桃花飄落在風裡，兩隻燕子在追逐，其中一隻翻過身來，是那麼輕靈巧妙，栩栩如生。畫的右邊是畫家用指題句，趁風穿柳絮，買雨掠花泥。是那麽充滿詩情，那麽耐人尋味。

物畫中，其中兩幅「觀世音菩薩」莊嚴靜穆，線條工細有勁，可以看出鄭氏對工筆人物畫的深厚功力。另一幅「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畫的是一個背面的少女，立在滿地落花的花樹下，風雨在輕飄着，兩隻燕子輕輕地飛過，好一幅悲涼淒清令人觸景傷情的意境啊！

聞新方

(五期星)

鄭浩千其人其畫

林憲榮

我認識鄭浩千先生，是在去年的一個偶然機會。當時鄭氏是挾藝遠征歐美各國，載譽歸來，為歐美畫評家，許為書畫界的天才，以三十之年，能將國畫的雄邁，剛勁，揉合西洋畫中鮮艷，瑰麗，構成中西合璧的佳妙畫頁。這些部是非有數十年浸淫畫苑的老藝人，不為功，鄭氏僅以三十之齡，能有如是傑構，所以為國際畫評家譽為天才，實在是難能而可貴了！

當一個青年人在獲得這樣的國際聲譽以後，當必驕然以傲人，崖岸自高了。可是在鄭君和我往返再接觸後，不但沒有絲毫傲態，相反的，待人以誠，熱情洋溢，已不亟亟於奔走權貴豪富之門，亦無世俗眼光歧視貧賤之交，如非讀破萬卷書，行經萬里路者，蜀能臻此，固此我對鄭君，更為敬重。

當去年其在本坡展出其心血作品時，並不斤斤於售出的畫多少，祇希望其展出之作品，能獲的參觀者稱許，即感滿足，其胸懷之磊落有如此者，焉不為人敬重也！

鄭君之畫，系出領南畫派，所謂領南畫派，即為高劍父、高奇峯、陳樹人三大畫壇巨人所創。領南畫派的特徵，就是以圖國畫的雄偉，

剛勁為築基，配以西洋畫的構畫，設色艷為緯，是於此一突破中國圖一筆草書，鐵劃銀鈎，剛勁透紙，尤為書畫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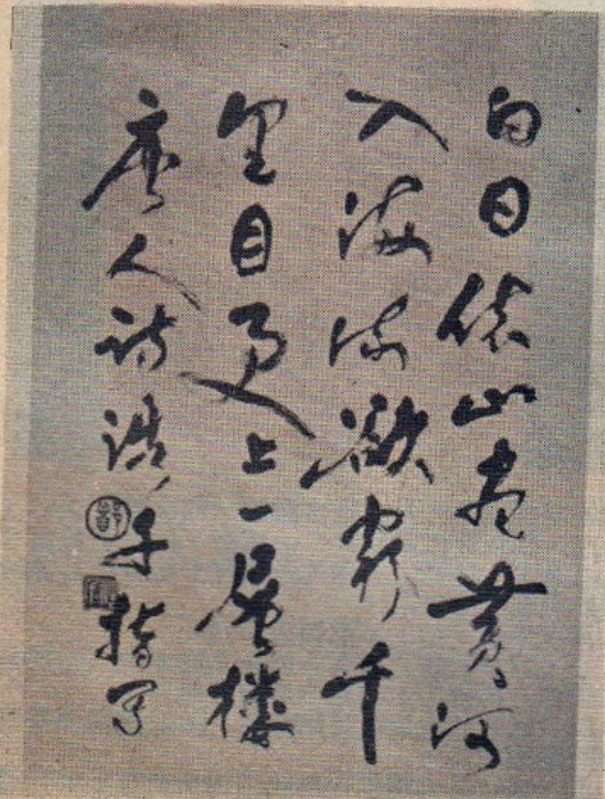
畫匡匡的畫派，以一鳴驚人的姿態出現之後，即獲好評，並為一般青年的愛好。

在領南畫派中，至今碩果僅存的巨子，年疑是趙少昂，趙氏為高奇峯之入室弟子，高氏之構圖，以雄邁剛勁著稱，亦即是於剛柔並濟中，不脫中國畫的本色。趙少昂氏為其得意門生，自亦保有高奇峯氏的豪邁構圖，尤其趙氏

所讚許，鄭君初從其遊，稍後負笈台灣，受當代藝壇名師指導，畫藝實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很自然的事了。

鄭君的畫藝，並不自限於一個匡匡為滿足，在構圖設色方面，雖未能走出領南畫派的範疇，但從其最近展出的作品看，已開始從事寫實。

沙巴得天獨厚，有一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的世外桃源景色，希望鄭君在授課之餘，多作郊遊，將沙巴世外桃源的美景滲入構圖，使這個沒沒無聞的沙巴，隨鄭君的足跡，宣揚於世界各國的通都大邑。茲當鄭君挾其最近期間的心血結晶，展出於本坡的時候，謹將小小的願望，冀於鄭君，並望本坡愛好藝術人士什麟珍藏焉。



鄭浩千之書法